

牧齋有學集

收齋有學集卷三十七

傳

吳金吾小傳

金吾姓吳氏名國輔期生其字東湖山陰之州山村其邑里也少隸兵部尚書總督薊遼諱兌者其曾大父也錦衣衛都指揮使掌衛事晉秩一品名孟淵者其父也崇禎庚午以覃恩授錦衣衛鎮撫事上耕籍田以正千戶充巡綽官東宮出講以指揮僉事充侍直厥後所司以賑荒薦由指揮使加三級兵部以浙直募練荐升南鎮撫司僉事甲戌春用定南撫民監

軍都督同知游加太子太保左都督其所歷官也入
膠庠能出其輩流游學嶺南試武闈趣舉第一揮使
任俠好士所交結多海內鉅公名士折節追陪盡傾
其父客守環衛能其官緹騎惡子俯首斂跡使歸賑
饑贍災全活數十萬人制詔風厲其素所豎立也東
中之未定也將驕卒悍要求百由赤丸白羽盤互繹
騷出死力以捍父捐貲財以全家鳩徒完守以衛鄉
井國人皆曰吳有收子亦曰于我有德也司馬公先
大父同年進士揮使余兄弟也期生來告我曰吾父
今年八十國輔六十矣國輔之生平微伯父誰知之

者忍使其艸亡木卒及身而已乎余曰諾作吳金吾
小傳據事屬詞不敢以文舊史氏曰天啓元二東事
方殷搢紳韎韐雲集闕下獵纓側弁而談兵事詞垣
則徐子先顧九疇卿寺則董見龍劉夢晉何天玉臺
諫則游省生部郎則王季木曹元甫貴介則顧所建
茅止生劉晉仲翁孝先布衣則孟羽尼張任甫金大
初胡敬仲靡不骨騰肉飛腸肥腦滿購解飛之人募
鑿空之使逝將繩度黑山弓彎綠水期生少年金吾
子飛揚徵逐家世將壇諳曉表餌方畧矢口奮臂獵
獵然風生微發何其壯哉迄今四十年所星移物改

疇昔高談濶步請纓說劍之流皆已化爲碧玉漫爲
土堆晉仲不知其存否敬仲已作盲老公余與揮使
公嶠然篤老期生亦髮種種矣奄忽百年丹青彫換
諸人之姓氏將與雒陽之銅狄燕市之酒壚澌然同
盡長夜窮塵誰聞有訪問嗟咨興悲而憑弔者期生
愾然太息思托余言以有傳也有旨哉期生後與商
丘段增輝善段生卽俠士也用賢良辟召寇陷商丘
力戰死之段嘗挾期生訪余虞山臨行執余手曰增
輝誓必死國能與增輝同志者期生也蓋期生之生
平能見信于賢豪間如此

金文學小傳

文學名元復吳縣下係人也家故右族其父老困諸生君年十四學賈逐什一息賈不成返閭左爲富人掌記已又棄去爲童子師不十年三徙其業爲養父計也中表有仕楚者邀君與俱君之楚擁臯比抗顏爲人師漢陽書生鼓篋來游君指目蕭生良有秦生聚奎是二子皆速飛蕭具六翮矣越數年萬曆庚辰蕭舉南宮第一楚人嘆君知文弟子日益進所得束脩羊益豐則遣使迎養其父三年而後歸自吳適楚泝大江二千里樓船往返若經郵傳人不知爲塾師

父也年三十歸於吳始娶婦婚諸弟吳人慶其父曰
幸哉有子又十年始補博士弟子員君面滿于盤身
肥下匏鬚髯戟張意氣豪甚羣少年目睨之輒戟手
叱曰小子輩毋吾燈窗爛讀蕭會元文字亦知出老
手指授耶羣少年稍稍引去又十年而楚書生中所
謂秦生聚奎者亦舉進士授吳江令遣使來延請君
笑謂家人吾將以老秀才謁縣令耶抑以老塾師謁
門弟子耶謝弗往也君以萬曆戊午年八月卒年六
十有四子瑞華才七歲長負奇儻爲諸生有聲乙酉
歲焚儒衣冠削跡不再出人以其有父風舊史氏曰

余讀東氏補亡詩以爲與同業疇人肄修鄉飲之禮
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詞于是補著其文以綴舊制有
旨哉其言之也古者鄉飲酒禮先歌南陔白華之詩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然後繼
之以華黍由庚崇丘由儀時和歲豐萬物得所小雅
之詩作而中國強盛四境不交侵胥由于此文學之
養其父夫非南陔白華戒養潔白之孝子與于稽其
世在萬曆中葉孝治昭明之時小雅之作信而有徵
矣語曰三王之民比屋可封以文學之孝不及與烏
頭綽楔六闕表門之典司世教者以是爲聖朝庶士

之常德不能重舉也余故特著之無使其無傳焉

蓮蕊居士傳

蓮蕊居士者太倉黃翼聖子羽也子羽少從其父監
司公宦學長應辟召服官州邑晚而削迹息心築蓮
蕊樓精修香光之業遂自號蓮蕊居士云子羽娟美
靜好眉目如刻畫舉止聲效秀出人表屬文摘詞散
華落藻娶太原文肅公孫女稱詩說禮和鳴共命咸
指目神仙中人也弱冠遊虞山以陸孟鳧何季穆爲
師友孟鳧溫良易直溫然恭人季穆譚兵畧負幹濟
冀溲章句小儒子羽游于其間擣染鏃厲久之遂兼

其所長也已而從余游熟聞金華震川之緒論從事于論世經國之學迥異乎世之窈脂剖葦游光揚聲者也崇禎中年先皇帝行辟召法用奉常師薦授成都府新都知縣新都屢中寇城惡雉堞半圯門闔如懸薄賊氣吞焉俄傳賊大至民孳妻子負釜甕走匿山穴中子羽召父老子弟涕泣告曰若等皆鳥獸竄去縣令獨無兩脚耶所以効死弗去者爲新都人守鄉里墳墓保全性命也縣令願爲若死若等安得舍去皆伏地泣應曰諾又曰賊亦人耳非有八臂九頭也強者以兵巧者以弓矢推魯者以瓦石渠荅爭先

効命賊如我何庫藏有千錢萬錢不敢愛以待勞者
縣令身編行伍冒鋒鏑縣令妻手自庀酒脯給饘粥
事之不捷積薪拒縣門縣令閤家自焚以謝若輩皆
搏頽痛哭據地距踊曰請爲公決一死庚辰冬十二
月賊繇資簡東下破瀘州狗仁壽十七日焚我近郊
子羽率衆登陴遙見火光中絳衣黃纛瓦礫詬誅譁
笑之聲殷動樓櫓賊不能測繞城馳射將引去城頭
矢石齊發賊落馬死者六人獲騾馬二十餘匹賊遂
走漢州破德陽殺署篆汪應星而去自賊躡楚蜀名
城大都望風奔潰而新都葭爾無恙由是川峽郡縣

始知有城可憑有民可使相與繕守却敵而都會恃以無恐事之殷也太原君慷慨誓死爲子羽畫死守計如唐楊烈婦所以教李侃守項城者乘城之日親爲爨以食數百人蒼頭乳媪周呼勅勵民心是以益強蜀人劉普嘆曰子羽文弱如婦人好女顧乃矯厲奮發爲卓犖奇男子又曰子羽固奇男子其妻亦未可謂婦人也事聞銓部漫弗嘗省隨牒升安吉州知州子羽不顧恤淹久厚自濯勵乙酉之亂桂陽相挾掖廷南奔屬車從騎所在繹騷子羽集士民正告曰那家不造長秋播越臣子當奔問官守扞禦牧圉唯

是資糧屨屨弗克供給以干譴怒何辭之與有敬與
父老約次舍之不儻養餓之不時以爲臣子羞罪在
父老省視之不先干振之不戒以貽父老憂罪在太
守于是協心併力夙夜治辦再宿而六師至帷宮帳
殿所至如歸掾人廬兒飽食甘寢周廬宿衛午夜巡
檄鎗梧蠹立炬火照耀黔兵萬騎竟夕無譁鉦聲桂
陽亦嘆賞執手鄭重而去浙西失守與遺民哭別皆
失聲不忍去歸臥沙頭之印溪檣柱所謂蓮蕊樓者
營齋奉佛太原君沒于蜀有女若子損衣加食間點
染爲山花艸蟲生色浮動子羽手書欸識以相娛悅

子孫駿發能讀其書子羽益專脩淨土日持名數萬
聲不少間士大夫希風誦慕咸以爲國之遺老邦之
端士世之幸人天之君子也子羽行安節和不徵逐
交遊與人交咸有終始孟鳧沒無子經紀後事有侯
芭負土之風讀書采掇菁英不以祭獺食跖爲能爲
詩如么絃哀士自有天韻從周安期徐元歎游句法
益進淪城度歲詩江明無月夜猿喚不眠人余賞爲
文外獨絕入都應召蜀中寇警諸什愛身名閔喪亂
思深哉勞人志士之悲歌也子羽蕭閒絕俗所至輒
搜討名勝嘗攜太原君登莫釐峯遊天台度石橋巾

車道裝晤歌山水間吳中流聞以爲勝事性好古銅
磁器及宋雕古書搜訪把玩如美人好友屬有檀度
事輒緣手散去其在蜀觀彌牟鎮八陣遺跡拜杜少
陵艸堂修楊文忠公墓道過郫縣楊王稚子石闕碑
數紙歸而摩挲移日曰嘉魚官錦盡在此矣漚和御
物不爲崖岸斬絕逐蠶擅壤油油然與居不厭薰蕕
皂白胸臆井井雖同人善友不苟爲異同也余評詩
論禪多所訶罵子羽好與其徒游每欲爲調人語薄
嗾吻輒止余心知之而弗欲竟也今老老爲詩文衝
口信筆槎牙漫漶子羽伸紙疾讀輒了其意手自繕

寫藏弄僿衍不以示人其愛人以德護短匿瑕皆此類也子羽今年六十有四臥疾浹月書尺號訣別屬其子以生誌爲請嗟夫世人舂糧行百里刺刺與妻子語不忍發子羽病未沉篤飾巾待期自製終令非其清明在躬淨信得力逝將長揖三界而能如是乎余與子羽師資啐啄垂四十年姑以世諦文字敘次其生平作蓮蕊居士傳以慰其請焉蒙叟曰余崇禎丁丑被徵下吏海內孝秀若華州郭宗昌胤伯商城段增輝含素凡十餘曹從余于請室效古人獄中受經皆珪璋持達雄駿君子與子羽偕應辟召者也胤

伯守華扞賊含素歸商殉節子羽歷官蜀瀾全城其事皆鑿鑿副名寔竭頂踵報人主辟召何負于國家哉先皇帝厭薄科目號咷博求誰能秉國成大命以傾而議者詆調薦舉以土龍求雨爲譏則已諄矣人亦有言舊國舊都望之暢然子羽棲神蓮花國土巡迴藏識殆未能舍然于此余爲斯傳循念崇禎故事若夫鳥獸之號鳴燕雀之啁噍而不能自己也其亦子羽之志也夫

嘉興高氏家傳

弘光元年四月工部虞衡司主事高承埏爲其父原

任工部屯田司郎中道素伏闕訟寃天子愍之詔吏部覆議准復原職復拜疏爲九世祖故太常寺少卿高異志請得如革除諸臣補祠定謚章下所司未逾月而國難作而高氏一門死忠勤事昭綸緯而垂史冊後千斯年固與天壤同敝矣越十有四年戊戌虞衡子佑鉅以余舊待罪太史氏乞爲家傳以徵野史乃按而次之曰太常諱異志字士敏徐州之蕭縣人元季僑居嘉興從鄭元祐高啓諸人游爲世儒宗年二十五爲鄧山書院長洪武二年以續修元史徵入翰林爲編修累遷侍講學士建文朝兼太常少卿庚

戊會試副禮部右侍郎董倫主考取胡廣吳溥楊子榮楊溥胡濬等爲名公卿成祖入靖內難或云遜去不知所終或云盛庸兵敗自縊死以衣冠歸葬嘉興常豐里文忠之謚載嘉靖嘉興續志或云建文時特謚或曰景泰時禮部胡濬請之寔錄無徵野史錯迂莫可考据其以不屈節而死與諸忠臣接踵爭烈則無異辭也屯田君者太常八世孫也諱斗光字明水改名道素字玄期祖交州知州文登父朴舉萬曆己未進士天啓元年除工部虞衡司主事調營繕司奉勅偕內臣黃用督造桂王府第于衡州七年秋兩殿

落成崇禎元年六月還朝序勞遷屯田司郎中二年
三月初三日雷風示變桂府寢殿傾圮先帝敦重親
親逮繫下吏初訊援造作不如法律擬配再訊擬戍
上怒未解屢讞屢駁是年九月畢命東市嗚呼昊天
疾威龍蛇起陸朱邸漂流瓊臺焚蕩此固劫灰龍火
懷襄崩裂之徵兆也蔽罪小臣以塞天譴何庸之與
有以職掌言之君分督正殿以外用分督寢殿以內
正殿建君不度用敘功寢殿圮君代用抵罪李代桃
僵開口捕舌或有鬼神構鬪其間而非先帝之本意
也承堦字寓公舉崇禎庚辰進士知遷安寶坻涇三

縣有異政寶坻乘城却敵功尤偉弘光初量移工部
虞衡司主事瀝血上書爲父白見寃狀移病請假國
亡後自屏草野行吟坐泣呼憤祈死越三載以病歿
人謂高有三忠焉太常忠而死者也屯田死而忠者
也虞衡以孝始以忠終者也國家重熙累洽士服舊
德箕裘相望若高氏累世忠孝青簡輝映垂三百年
斯則宇宙之間氣琰琬所希有也舊史氏曰弘光皇
帝南渡初謁孝陵告奠甫畢卽顧問懿文太子寢園
享祀云何都人傳其語以相訝及其卽位命脩崇禎
除典祀追尊上祀悉予遜國諸臣謚優恤備至北轅

不歸父老言之皆潸然出涕或嘆曰孝惠帝再來也
由此觀之太常得援羣忠例議卹施及雲孫沉寃昭
雪因緣遘會豈偶然哉桑海遷移掌故湮沒繼述盛
典昭回日月焉可誣也余作高氏家傳表而著之後
之惇史無以痛恨權奸之故抑沒主德則蒙有厚望
焉

沈節婦傳

節婦姓蘇氏華亭蘇侍御一齋之女庠生沈胤嘉之
室也胤嘉少有聖童之目侍御奇而妻之節婦與胤
嘉齊年二十一生子承欽補庠生娶婦始一下樓家

人得見其面承歆歆又撫其諸孫爲庠生者二人孀居五十五年卒年八十一郡邑皆式閭歟楔承歆次子球球子麟讀書隱居咸有卓行人謂節婦有後也舊史氏曰余考松江府志國朝朝節婦表厥宅里者十有四人其節行茂著未及表閭者七十有二人而蘇氏與焉舉一郡則天下可知也舉平世則喪亂之際觸冒白刃墜谷沉淵者又可知也於乎何其盛也春秋之世婦人之見經傳者衛莊姜宗伯姬之流寥寥如鳳毛麟角而魯之文哀穆三姜史不絕書左丘明于周郊之婦如臯之妻皆牽連得書豈其慙遺高行

以周家有道之長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而閨門風烈未及昭代之百一我二祖列宗之遺澤與岐周豐鎬孰遠孰長後世固可以按籍而考也余遊雲間遇節婦曾孫麟訪問遺事以次考求節烈姓氏見于志乘者歷三百年珩璜琬瑀之化邑屋可封故論著之如此語曰是非瞽史安知天道余之傳節婦也豈徒以尺一之牘補烏頭雙闕之遺而已哉

石林長老小傳

石林長老名道源妻江許氏九歲禮智林明公爲師十八薙染二十二受具古心律師二十三聽楞嚴法

華惟識起信于巢松法師四十喪母始出居吳之北
禪虞之東塔破山今年六十八矣師儀範清古風骨
稜稜禪誦之隙喜涉外典焚膏宿火食跖祭獮箋注
繕寫盈囊溢篋剗心拂迹棲神教觀以文字三昧回
向般若其心地瑩如其神明湛如也度身量腹典衣
減食用以度經籍庀丹鉛居無常住遊每信宿不慕
貴遊不招徒衆視一切榮名利養如窗塵陽燄一瞋
而已常箋解李義山詩及類纂所讀書如古人蒼葢
之例垂成輒置之曰此非衲衣下事也盲禪魔民招
搖塞路攢眉畫腹都無耐對人有問之指南堂一爐

香忻然解頤而已昔法安禪師常訶秀鐵面吾始見
秀有英氣謂可語今而知其癡也比丘法當一鉢行
四方秀不能爾于八達衢頭大屋從人乞飯養數百
閒漢豈非癡人尙可與語乎余每與師漫語及之輒
相視而笑悠悠未法古德迢然迨亦惟師可與一笑
也矣師居北禪慈月夫人降乩爲師畫像點染才數
筆落落然望而知爲師也喜而爲之贊

贊曰水觀寂寂山骨層層天女點筆素練風稜雲床
雪被切玉琢冰蒙叟作贊真清淨僧

祭文

祭蕭伯玉文

有序

歲在丁酉吾友泰和蕭兄伯玉順世而去者七年于此矣其猶子孟昉遣力詒書以遺文來請序友人虞山錢謙益發函哭之過時而悲序旣削草以其間瀆淚執筆爲文攄哀俾孟昉讀而焚之以告諸宿草之墓其文曰

嗚呼我交伯玉忘分忘年召雲命律非有使然昔在公車秋牘郵傳我爲題目比諸臨川闕下定交如杵曰間我膠我漆汝韋汝茲長安如海朝市喧闐惟兄好我寂寞留連紙窻宿火雪屋寒氈寥寥一騎繫汝

門前啄人窈柄羣飛刺天我如危林一葉未鐫兒與
梅公屏跡周旋噤而告我何以自全君胡不胄國人
望焉陽甲乍坼冰腹彌堅使節兒墳閣訟我牽促數
叫閤號眺橐餽鉤黨批格飲章蔓延以我標榜累爾
迤邐兒曰無畏公其晏眠勿以懸車忘彼控弦相思
命駕訪我歸田耦耕老友明發新阡梅白巾車桃紅
放船班荆語數作黍就便相望衡宇共此華顛曾不
五稔南北播遷生死訣別沉灰颺烟石濤僧來袖遺
短笈風拍七金火爛初禪惟我佛地不崩不騫云何
未了大事因緣身車織牛靖策後鞭我奉明誨荅曰

唯然河沙海墨誓願勉旃報章在塗奄及下泉夕陰
觀河夜壑逝川天醉未省帝筮有愆榮名安之前塵
各還孤情絕照託寄一編嗚呼哀哉我與伯玉宿世
善友瓦師緣熟空王願久兄于般若植因濃厚漉震
挂門貝多栖手慧解鈎攝萬行抖擻如染香人香生
其口我迷隔生覽鏡狂走流浪多年腕晚知咎覺友
趣發夢心旋剖如醉薄醒始惡咯嘔伯玉已矣是誠
在某敢執擔麻自棄誦帝多心妙觀歸宗賢首金剛
誦論見史攝受佛頂昔義多岐雜揉引繩長水薤彼
稂莠性相分河台賢隔牖譬如兩耳區別左右非云

和會况乃擊掇皮筆紙骨盡此年壽代見肩荷庶不
相負常寂光中爲點頭否陳根載宿靈心不朽鑒我
誠言聊賫絮酒嗚呼哀哉

祭虞來初文

嗚呼丁喪亂之方廡嗟吾生之不淑兄旣解其簪纓
余亦免于桎梏指蒼鄉之莽蒼喜音問之促數日馨
咳以相聞月素書其一束粵今歲之獻春暨蕭辰之
改煥胡郵筒之杳然閱爾音于金玉將靈脩之有他
豈鳩鳥之不告俄有夫焉玄巾發金沙兮再宿趣問
兄之起居卒然應以不祿意道路之傳譌抑老耳之

聽繆柝當胸而擊撞車迴腸以輾輓徐掩抑以問故
乃噉然其一哭又踰月而聞訃報窀穸已移卜惟虞
主之用栗須吾筆以書木告僕夫以戒行及祖行之
未速駕白馬以素車庀椒漿與明燭歎玄冥之疾威
驚坤輿之翻覆風拍山其欲碎水滴地而成軸迴孤
舟于毒浪收窮命之一粟列冰車之峩峩抗雪柱之
轟轟聽堯年之鶴語察周郊之牛目悲蟲老而蟄藏
同馬牛之蝟縮將余心之遙遙命下走之鹿鹿扞寸
管以告哀絮一竿以遙祝臨朔風而霑灑徒老淚之
盈掬嗚呼哀哉昔丙午之嘉會陟仕途以登頓如汲

井之兩輪紛負塗之鬼豕成金虎于宮隣既斗南而
箕北亦齊甘而蓼辛智不詔乎集苑愚不悲乎積薪
慶彈冠而相賀閔失路而交呻伊鶴表之歸舊見銅
人之泣薪我疎放以無紀兄拮据而長勤齊婉晚其
一致復空有而彌親邇生平之游跡每絕倒于時人
雜莊語以嬉笑繼諧謔以怒嗔書發函而噴飯語失
笑而墊巾角短長于七箸鬪哀哉于眉顰鄙驕人之
好好唾老成之諄諄吁嗟兄其往矣吾何托乎笑頰
憶張燈之高會在戊子之好春張水嬉而卜夜奮絲
肉以雜陳移璧月以入座浸繁星于水濱然火城而

不夜爛花樹其如銀遲質明而畢宴感榮落于茲晨
執兄手而三嘆信爽鳩之樂頻覩參橫兮月落識迴
向于空門兄知我之托寄頰微笑而弗瞋曾百年之
未滿遽告歸于大均兄淵敏以絕世稟夙昔之靈根
口決河其如雷腸熱火而輪困脫身世以長往閔積
劫之沉淪知空生于一漚蕩諸有于吹塵撫昔夢而
一笑曾何有于云云陳余辭之覲覲警風發于青蘋
嗚呼哀哉尚饗

哀詞

徐巨源哀詞

昔韓退之哀獨孤申叔曰衆萬之生孰非天耶將下
民之好惡○蒼茫無端而暫寓于其間耶柳
子厚哭張俊餘謂激者曰天之殺恒在善人而佑不
肖是二者其論皆不及孟子孟子論天下無道有道
德力相役而蔽之曰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
亡有道無道皆天豈暫寓耶順存而逆亡豈但殺善
耶孟子之論則通矣以吾友巨源徵之則有未盡焉
巨源姓徐氏吾師季良先生第三子也余鄉舉出師
門巨源二兄皆師事余吾師自邑令入西臺受黨人
排箠二子伯學仙仲學劒皆無所成巨源髫年雄駿

吾師自幸有子吾師沒游經喪亂文章意氣未嘗少
衰戊戌歲詒書數萬言以斯文見推約扁舟東下請
事函丈未及行而死于盜嗟夫巨源居今之世生今
之時讀書好古嶄然有以自見不可謂之非逆天也
天之全巨源也掠地免圍城免急獄亦免固非有意
殺巨源也然卒不免于盜手者何也豈天之殺善人
固其本意而假手于羣盜歟將亦事天夢夢所謂蒼
茫無端者聽盜之以巨源爲朝脯憊而不能禁歟抑
以今之盜皆天吏囑斯世有逆天而未亡者以是暴
天之短而信其屠戮歟巨源訃至余哭之而哀旣而

曰吾敢乎哉是忽忘孟氏之明戒而重天之怒也姑
爲詞以舒余哀書一通以遺其子俾讀而焚諸殯宮
且鑿之墓上巨源諱世溥江西新建人歿時年五十
一其詞曰

大江告其西逝兮燦牛斗之晶光延津兩龍耿其未
沫兮乘帝車而下降散芒翼爲文章兮作人中之干
將嗟龍身之摧殘兮仍獄底之餘殃胡天公之憐憫
兮恣盜賊之昌昌維吾子之駿發兮熊頭角而先登
羅經史之義府兮陷文字之堅城衆皆望塵而却避
兮羌獨告余以未央期褻糧而造余兮請示我以周

行子以吾爲識道之老馬兮敢自愛其瞽聵天之將
喪斯文兮盜亦恣其斧槍吾方恃子以自厲兮若將
援而喪厥肱翳撐率及統格兮蒼蒼不獲係其嘉名
誠知皇天無老眼兮吾又何誣諉夫巫陽惟吾師之
德烈兮孰竹帛其無稱逝將論次以報若子兮指九
天以爲正苟素車之可要兮補三哭于友朋橫江流
而陳詞兮吾得濟其有命

嚴宜人文氏哀辭

并序

宜人姓文氏東閣大學士謚文肅諱震孟之長女兵部主事嚴栻少保謚文靖諱訥之孫也文肅忠果正

直耿然如秋霜夏日愛其女以爲類已文肅叅大政
百日而罷歸里踰年而卒宜人從夫官信陽哭其父
過時而毀忽忽如不欲生越九年而卒崇禎甲申之
十一月也年四十有六日月有時卜葬于虞山祖塋
之側哀子熊屬其舅氏秉撰述行狀來請爲誌伏地
哭不能起余爲感而泣下往文肅輟講筵歸改葬陸
夫人以丘嫂之誼謁余爲銘今老居此世忍復執筆
而銘其女乎宮隣金虎感倚伏于前左帶涕辱悼橫
流于後絃么徵急擘歎壑盈俯仰三世于余心有戚
戚焉彈毫綴思百端交集聊爲哀辭一通以寫余懷

曾子固有言墓銘埋之墓中而哀辭刻之塚上以辭
代銘亦可以慰人子之思于沒世其辭曰

唯川澤之鍾美兮產珠圓而玉方猗彼美之含章兮
粲宵明與燭光刻名字于茗華兮叶圖頌于珩璜屏
丹華于盥洗兮約顧步于明璫奉嚴君爲保傳兮肅
鏡鑑于公宮結嘉姻而旣饋兮揚袿徽其滿堂被阿
錫以恤削兮躡鳴玉之鏗鏘判獨介而離立兮御荆
布以自將辨貞素爲擊帶兮被禮義之繡裳雲衣飄
而欲舉兮香風汎而彌芳敬般中于諸母兮戒陝輸
于七章脫鷄鳴之環珥兮峙燕游之糗糧儲宿肉于

旨畜兮挫糟凍于羽觴呼臬 而移日兮歌慕爽而
隕霜臂奇毛于下講兮沫絕景于康莊陌上草薰而
花暖兮閨中燭揄而漏長丈人宣麻而登進兮郎君
射策而肆翔易縞綦爲翟裼兮御雕軒而服箱飲戴
星于鈴索兮晞浴日于垣墻胡昊天之不弔兮奄頽
岳而壞梁慶雲黯其光覆兮擢靈匿而西藏嚴霜零
于朱夏兮涼颺起于洞房泝濤江之沉瓜兮繫犍爲
之珠囊吾將從二女而浮江兮行不濟其有命甘首
疾而如疾兮歌芣苢而悲涼寧溘死以長寢兮逝將
見先君于顛蒼嘆漆室而恤妾緯兮嗟執手而涕滂

天門開其跌蕩兮穆將朝兮上皇瞻玉衣于帝后兮
錫石窮而慟愴相斗柄其猶未沫兮故知其含涕而
下帝閭夫人自有美子兮極勞心兮樂康卜佳城于
錦峯兮注玉膏兮銀潢植琬琰于鍾山兮宜鬼神
服饗覽便房而來御兮撫庭砌之琳琅捐余玦而遺
佩兮反交風于流湘哀孝子之念母兮浪漬血而浪
浪感余懷之悱惻兮泉赴釜而沸湯寫啁噍于斯詞
兮祝背行以彷徨巫咸告余以夕降兮又何用筮于
于巫陽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八

書

答杜蒼畧論文書

蒼畧友兄執事僕狂易愚魯少而失學一困于程文
帖括之拘牽一誤于王李俗學之汨襲尋行數墨俛
俛如瞽人拍肩年近四十始得從二三遺民老學得
聞先輩之緒論與夫古人詩文之指意學問之原本
乃始豁然悔悟如推瞍睡于夢嚳之中不覺流汗浹
背世網羈縲日月逾邁遂无從搏心屏慮遊流窮源
以究極古昔孫志時敏之學牽率應酬支綴謏述每

一舉筆且媿且慙。胸中怛怛然如與筆墨舉春相應。和今所傳初學集者皆是物也。少讀班馬二史欣然。自喜戊寅歲訟繫西曹取而讀之。然後少知二史之史法與其文章之蹊徑。阡陌始自嘆四十六年以前。雖讀史漢猶無與也。向後再讀之。輒有所得。去歲纍囚白下。又繙一過。又自媿向者之濶踈也。讀古人之書其難如此。而况于自作乎。又况于驅駕古人欲凌而上之乎。僕所以重自退損。不敢妄插牙頰。僭冒于著作之林。爲此故也。然而區區之心。或有未能釋然者。則以今之世俗學沉錮古道。滅熄以愚之諛聞寡。

學猶得竊聞先輩之緒論古學之原本尙得一二君子雄駿相與辨問扣擊郵傳其百一譬之橫流之一壺昏夜之一燈安知不可以行斯文未絕之一綫而少道後起之責乎此所以目曠口張舌癢涎流每欲傾倒于知友之前而不暇顧流俗之訾笑也今于邂逅之頃得遇足下聽其言如石之投水又從而導馭之贊嘆之則僕之瞽說庶几不徒設而任後死斯文之責或不患乎無人矣語有之教學相長吾何以長子哉韓柳之文皆自叙其所讀之書而古人讀書之法則宋潛溪十曾侍郎墓誌蓋詳言之由宋元以上

邇于兩漢有唐其學問之條目一而已矣唐文之奇
莫奇于樊宗師韓文公論其文曰文從字順乃其職
乃知宗師之文如絳守園池記今人聱牙不能句讀
者乃文公之所謂文從字順者也由是推之則楊子
雲諸賦古文奇字層見叠出亦不過文從字順而已
矣推極古今之文至于商盤周誥固不出于文從字
順宜乎讀書爲文之易易也而愚之于二史則亦嘗
韋絕撾折白首而茫如出此言之古人之書豈易讀
而其詩文豈易及者哉足下謂吾之評文恐流入可
之魯望表聖之倫而微詞相諷論此則高明之見如

此而僕固不敢有是論也。可之之文出于退之，再傳魯望，表聖託寄，不一要皆六經之苗裔，騷雅之耳孫也。其所以陷于促數，噍殺往而不返者，以其生于唐之季世，會逢末劫之運數，而發作于詩章，故吾于當世之文，欲其進而爲元和，不欲其退而爲天復，有望焉。有禱焉，非其文之謂也。如以其文也，遂欲高視闊步，躋足下之文，而抑諸公于壇墀之外，則僕亦爲妄人也。已矣。足下亦何取而過存之也哉。牘末云云，此千古之曠見，亦千秋之冥感。汗青有日，敬拜德音，然而鄙人則有以自命矣。曰：昔年之不死，不死而已矣。

今日之瀕死而不得死則猶然不死而已矣自今以
往禽息鳥視草亡木卒爲籠檻之殘生爲圜牢之養
物生則空蝗梁黍死則寄羽蜉蝣尙欲刺画殘生塗
抹後世豈不重辱青編而羞千古之士乎要之死日
是非始定足下具窮塵之觀抱陽秋之簡如遼緩以
待之而已矣新詩氣韻琅琅詠史十章爲茂之所稱
者使事押韻具有前輩典則實西淮諸公之遺則也
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惟足下努力自愛狂言滿紙不
惜爲知己惟藏諸篋衍勿以示人滋衰遲之詞厲則
幸矣時己丑王正之五日也

再答蒼畧書

蒼畧賢良友兄執事再惠長箋斐亶爛熳讀之未能
卽了再乙其處而後竟其詞也僕之著作流傳絕少
往年爲瞿稼軒叢萃刻成百卷刺甫就而國變作書
版漫漶不復料理且亦不敢復出不知足下所見是
僕何等文字而獎飭之若是曹子桓有言文之佳惡
吾自得之杜陵亦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僕之
才與志未必不逮今人而學問則遠不如古人古人
之學自弱冠至于有室六經三史
爲文章如大匠之架屋楹桷榱題指揮如意今以空

踈繆悠之削次加以訓故泐襲之俗學一旦悔悟改
乘轅而北之而世故羈縻年華耗落又復悠悠視蔭
不能窮老盡力以從事于斯遂欲鹵莽躡等驅駕古
人于楮墨之間此非愚卽妄而已矣此僕之所以深
思易氣自知不逮古人正子桓所謂佳惡自知者而
非敢故自貶損以自附于退之小慙大慙之說也足
下他日當自知之亦以吾言存之而已矣六經史之
宗統也六經之中皆有史不獨春秋三傳也六經降
而爲二史班馬其史中之經乎宋人班馬異同之書
尋捨字句此兒童學究之見耳讀班馬之書辨論其

同异當知其大段落大關鍵來龍何處結局何處手
中有手眼中有眼一字一句龍脉歷然又當知太史
公所以上下五千年縱橫獨絕者在何處班孟堅所
以整齊史記之文而瞠乎其後不可几及者又在何
處尙書左氏國策太史公之粉本舍此而求之見太
史公之面目焉此真史記也天漢以前之史孟堅之
粉本也後此而求之見孟堅之面目焉此真漢書也
由二史而求之千古之史法在焉千古之文法在焉
宋人何足以語此哉以文法言之二史之文亦不過
文從字順而已矣吾之前言似易于殷盤周誥而難

于二史以此啓高明之疑吾之爲斯言也非有兩端也昌黎之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殷盤周誥詩曲聳牙又曰惟古于文必已出文從字順乃其職降而不能乃剽賊故知昌黎之所謂詰曲聳牙者未嘗不文從字順而古今之文法章脉來龍結局紆迴演迤正在文從字順之中此吾之于二史所以童而習之白首茫然不能不望洋而長嘆者也歐陽子有宋之韓愈也其文章崛起五代之後表章韓子爲斯文之耳目其功不下于韓五代史記之文直欲桃班而襮馬唐六臣伶人宦者諸傳淋漓感嘆綽有太史公之

風人謂歐陽子不喜史記此瞽說也歐陽玄金史諸傳虞集大典諸序論其亦讀歐陽之文而興起者乎自弘正以後剽賊之學盛行而知此者或罕矣震川窮老而不遇弇州衰晚而自悔居今之世欲從事于百餘年之史非有命世之豪傑如歐陽子者其孰能爲之嗚呼難言之矣今且無論其他卽我聖祖開國因依龍鳳滁陽之遺跡子長楚漢月表之義誰知之者韓公之誅夷德慶之賜死金匱石寶之書解黃諸公執如椽之筆者皆晦昧不能明其事而後世寧有知之乎世之通人如某某輩皆網羅蒐討勒成一書

儼然自命良史亦間出以相商僕爲之竊咲亦爲之
竊嘆終不敢置一喙也嗟乎西清東觀已屬前生官
燭喻麋徒成昔夢老夫耄矣無能爲矣庶几以餘生
莫齒優游載筆詮次舊聞以待後之歐陽子出而或
有采取焉用以當西京之雜記東都之長編猶可以
解黍蝗食蠹之訛而慰頭白汗青之恨此則某之所
竊有志焉而亦淡望于同志之君子啓予助我者也
昔之論學者以爲大扣則大鳴小扣則小鳴足下虛
懷下問可謂善于扣學者矣而僕之謏聞渺見老而
多忘則辟之于布鼓也瓦釜也扣之而不能鳴卽鳴

矣而不足以發皇幽渺導颺底滯亦祗博善撞者之一喟而已矣東方朔和栢梁曰偏迫詰屈几窮哉其僕今日之謂乎

答徐巨源書

謙益再拜巨源世兄畏友足下喪亂已後忽復一紀雖復刀塗血道頽年萬死師恩友誼耿耿余懷自惟降辱殘軀奄奄餘氣仰慙數仞俛愧七尺郵筒往來握筆伸紙輒復淚漬于衽汗浹于背聲塵寂蔑與吾巨源積不相聞職此由也長益偉長深悉存念文孫繼至損惠手書嗟乎巨源瞪目相視尙以爲有口有

目可以比數于人巨源蓄我良厚而僕之淚漬汗浹
綆縻涔淫始有甚焉古之人不死于千金而死于一
言不死于黔奴夾食而死于上尊養牛則僕之所當
草野自屏引決以謝知己者在此日矣何以恤我我
其收之巨源終何以命我今日文長且置是事姑與
子言文事當今俊民鳴生所在蔚起倚閭舉業枕籍
經史古學之興鬣鬣乎葭吹瑄動矣其中淄澠流變
朱碧錯互惠思之叢馮藉壇坫黎丘之鬼雄長桓文
非有高名宿素老于文學者爲之建旗鼓申誓命別
裁其真僞格量其是非奔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將使

誰正之哉僕老且耄及矣皈心空門重自蕪廢當今
之世舍我巨源其誰僕嘗觀古之爲文者經不能兼
史史不能兼經左不能兼遷遷不能兼左韓不能兼
柳柳不能兼韓其于詩枚蔡曹劉潘陸陶謝李杜元
白各出杼軸互相陶冶譬諸春秋日月異道並行今
之人則不然家爲總萃人集大成數行之內苞孕古
今隻句之中牢籠風雅今人之視古人亦猶是兩耳
一口也何以天之降才古偏駿今偏純何以人之學
術古偏儉今偏富何以斯世之文章氣運古則餘分
闕氣今則光岳渾圓上下千載吾不知其何故也兼

并古人未已也已而復排擊之以自尊稱量古人未
已也已而復教責之以從我推史則擘壽廬陵折抑
爲皂隸評詩則李杜長古鞭撻如群兒大言不慙中
風狂走滔滔不返此吾巨源他日之憂也竊嘗謂末
學之失其病有二一則蔽于俗學一則誤于自是九
經六藝炳若丹青律數小學具有譜牒今不爲爬搔
搜剔遡本窮源經學亂于鼃紫史家雜于秕稗衆表
競指百喙爭鳴蒼耳蕨藜胃之皆能刺足鹿牀烏喙
食之便可腐腸至今爲梗實煩有徒故曰蔽于俗學
以輒近爲準的以譌繆爲種性胷中先有宿物眼下

自生光景于是逞臆無師稽心自用章句聊爾先已
訂其雌黃旨趣茫然便欲褰其疵類斯則病在膏肓
魔入肺腑牛羊之眼但向一隅螻蛄之聲終違九里
孟子曰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良可愍也
故曰誤于自是此二者流俗之人項背相望而世之
君子以斯文爲已任者殆亦未能免也今誠欲回挽
風氣甄別流品孤撐獨樹定千秋不朽之業則惟有
反經而已矣何謂反經自反而已矣吾之于經學果
能窮理折義疏通證明如鄭孔否吾之于史學果能
發凡起例文直事核如遷固否吾之爲文果能文從

字順規摹韓柳不徇規矩不流剽賊否吾之爲詩果
能緣情綺靡軒翥風雅不泐浮聲不墮鬼窟否虛中
以茹之克己以厲之精心以擇之靜氣以養之如所
謂俗學之傳染與自是之癥結如鏡淨而像現如波
澄而水清于是乎函道德通文章天晶日明地負海
涵彼欲以螢火燒山蜉蝣撼樹其如斯世何其如千
古何管子之伯齊也作內政寄軍令然後能懸車東
馬刺令支斬孤竹此古人內治之道也去年爲周元
亮作賴古堂文選序頗及巨源千子之緒言輒錄一
通奉覽斯文未喪來者難誣在吾巨源勉之而已矣

巨源新文高明廣大氣格蒼老所得于憂患者不少
良欲抉擿利病以副來請而非衰耄所能及也江變
紀畧假太子者一妄男子謂是王駙馬亦非也舊輔
腐儒也當少爲讚予以旌愚忠其中書法當隱寄內
外之義以徵信史古人合葬題不書婦今日暨配某
者空門以後不典之辭也佛門文字非貫穿內典不
可聊且命筆南北二宗是宗門事與教下無預性相
二宗是教門事與宗下無與惟清涼五教用頓教揖
宗門此別自有說今以性相判南北宗非也凡此皆
無預于文體亦不得不一簡點以爲反經之小助耳

干戈未息關河渺然天涯兄弟聚首何日嬋媛文事
代西窓一夕之談此所謂溺人必笑耳醜縷長言具
在別楮鴻羽不絕願聞德音

與嚴開正書

僕家世授春秋兒時習胡傳粗通句讀則已多所擬
議而未敢明言長而深究源委知其爲經筵進講箴
砭國倫之書國初與張洽傳並行已而獨行胡氏者
則以其尊周攘彘發抒華夏之氣用以幹持世運鋪
張金元已來驅除掃犁之局而非以爲經義當如是
也竊謂左丘明親授經于仲尼公穀皆子夏之門人

以宗法言之左氏則宗子也公穀則別子之子也漢世公羊盛行左氏後出立于劉釋于杜至孔氏而始備迨于有唐之世學者鑿空好新欲舍傳以求經于是入主出奴三傳皆茫無質的而春秋之大義益晦元季有黃澤楚望者獨知宗左氏以通經以其說授之于東山趙汭東山屬辭諸書殆高出宋元諸儒之上而惜其所謂集傳者猶爲未成之書擇焉而未詳也明朝富順熊過有春秋明志錄援据該博而于彭山李氏杜撰不根之說亦有取焉則亦好新說之過也私心不自量謂當以聖經爲經左氏爲緯採集服

杜已後訖于黃趙之疏解疏通畫一訂爲一書而盡
掃施丐盧同高閣三傳之臆說庶几春秋一書不至
爲郢書燕說疑誤千載日月逾邁舊學荒落憤悶遺
忘不復省記蓋二十年于此矣荒村臥病冒絮蒙頭
門下忽以春秋大聲擲示患漫開卷頭目岑岑然俄
而目光迸發心華怒生如向所失物取次得之記憶
宛然口不能喻惟有歡喜踴躍而已書之大指在乎
据傳以通經据經以訂傳其于文定傳義發凡起例
條析理解如秦越人之診病洞見其臟腑癥結攻伐
療治瞭如指掌雖有二豎子不能逃之于膏之上育

之下也今畧撮其要義如曰春秋之託始以魯隱之見弑而始其終以請討陳恒而終又曰文公以前政在諸侯文公以後政在大夫二百四十二年間但有大夫弑諸侯不聞諸侯弑天子經爲大夫作不爲諸侯作也又曰齊桓旣伯諸國無一人敢弑君者齊桓殺哀姜之威所悞也楚莊旣伯二十餘年之內海內無弑君之患楚莊殺徵舒之威所悞也大夫之惡莫大于趙盾聖人所取無急于楚莊此春秋大關目炳如日星古今未嘗標舉者也謂隱桓二十年間外事皆以鄭莊爲綱魯隱半生全被鄭莊播弄此老吏斷

獄案問得其主名無可解免者也謂盟會城築無皆
譏之例謂母弟稱弟史家恒詞齊年鄭語初無貶例
此如良吏平反盡洗酷吏故入文致之案漢文者亦
無所置其喙也此書雖專攻胡氏如古人所謂箴膏
肓起廢疾者覈其實則根據左氏貫穿全經胡氏棄
灰之瓌法一切平亭而諸儒墨守之疑城一徃摧倒
斯則尼父之功臣非獨康侯之諍友也非門下具千
古心開千秋眼不能信手開闢發此議論然非僕老
眼無花似亦不能作此賞識也所最可惜者本是通
經著述之書却言爲舉業而作先之以標題舉業繼

之以別論經義先號後笑曲終奏雅高明之士一見講章面目不待終卷已欠申恐臥矣辟之隋侯之珠光可照乘而崑山之人用以彈鵲又若珪璋穀璧襲襲敗絮天吳紫鳳顛倒裋褐物之失所莫甚于此猶記兒時先宮保授以春秋錄疑訓之曰此晉江趙恒先生所著也先生著此書顛心屏氣以續寒其耳然後執筆書成去其纘兩耳聾矣先輩專勤如此雖可重亦可哂也今門下所撰述縱橫千古可以廢口游夏轍簡談趙而乃沿襲流俗夾雜講章徒爲趙先生瑱耳之物而已豈不可爲嘆息哉倘門下不棄瞽

言慨然改正芟削蕪梗節爲一書僕雖老耄尙當溫
繹舊聞悉意而爲之序如其不然畢竟以舉業爲主
經義爲客則僕之斯言或可命侍史繕寫置之末簡
使世之君子有習其讀而不欲竟者或將爲之决背
拭目蹶然而興起也歲在丙申五月五日某再拜

與吳江潘力田書

春時枉顧深慰契濶老人衰病頭腦冬烘不遑攀留
信宿扣擊緒論別後思之重以爲悔伏讀國史考異
援據周詳辨析詳密不偏主一家不偏執一見三復
深惟知史事之必有成且成而必可信可傳也一官

史局半世編摩頭白汗青迄無所就不圖老眼見此
盛事天啓乙丑承乏右坊欲鈔昭示奸黨諸錄而削
奪之命驟下踉蹌出都門屬門下中書代寫郵寄于
時黨禁戒嚴標題有奸黨二字繕寫者援手昨指早
晚出入閣門鈔書夾置袴褶中僅而得免又爲梁國
公胡顯錯誤取證楚昭王行實屬游侍郎肩生從楚
府覓得原本楚潘密囑勿使人知蓋訪求掌故其難
如此癸未歲國初及群雄事畧已削藁瞿稼軒刻初
學集取其文畧成章段者爲太祖實錄辨證一編
以卷帙其實則初藁未成之書闕誤弘多次復浚經

喪亂羈囚南北而編摩之事未嘗寢閣增損刊正遂與初藁頓異又八年劫火告災遂成煨燼初後同異不復記憶今列朝詩集載劉廌劉三吾及朝鮮陪臣諸事皆出於辨證初藁之後則此藁之不堪援據從可知矣今得足下考異從頭釐正俾不敢以郢書燕說遺誤後世則僕之受賜多矣辨証與考異牴牾者不妨一一駁正惟廖永忠一事準愚見言之畢竟以通鑑博論爲是蓋此書寧王權奉太祖命編輯編成有表進御刻在內府最爲鄭重而自始迄終不過尋常歷朝故事獨于至正二十六年特記永忠沉韓林

兒于爪步寧非聖祖特標此一段垂千萬世耶庚申
外史以北人紀南事多所未核所謂風浪覆舟者卽
沉林兒者之託詞所謂君其問之水濱耳庚午詔書
黨比楊憲紀綱獄詞則云僭用龍鳳服伏誅皆又從
而爲之辭非實事也其所以然者則又非臣子所當
盡言可以意得耳國初事惟元宋之際最宜留心僕
于群雄錄中立元宋之際月表序見初學集高明不
廢芻蕘請于年表中倣而爲之此亦東漢張平子不
沒更始之遺意非鄙人之創例也老人多忘甚于師
丹又以繙閱內典課誦嚴緊世間大事一切不復料

理足下不忘老馬虛公下問聊布其一二如此墻角
殘書或尙可資長編者當悉索以備蒐采西洋朝貢
典錄乞仍簡還偶欲一考西洋故事耳赤溟同志不
復裁書希道鄙意

復方密之館丈

大法垂秋法竿倒却可道人于爾許時應緣出世如
聲獨跳如麟一角眼光爍破四天下大放獅子吼俾
斯世界于銷聲狐狸屏跡方不辜負轉輪遺囑也茫
茫世界共在墨穴不以此時安立日月布置星辰使
我輩愚鈍衆生昏天黑地從漫漫長夜中過活不亦

傷乎殘生暮齒日逼西垂教義單疎修持頽墮每念
愍大師摩頂記勃輒復尅骨驚心中夜涕泣誓願以
文字結習因緣迴向法門銷歸教海庶几一知半解
少有發明本師智燈心鏡默傳一綫此卽是船子和
尙翻身入水之日也鈍根肉眼鑽穴文字正如誦帚
比丘誦帚忘埽誦埽忘帚又如佛懺正法滅後比丘
將此大經鈔前著後鈔後著前前後著中中著前後
只如佛頂一經五番輟簡茫無頭緒却亦了不自悔
也自知多生習氣一往粗浮正欲仗此鈍愚刮磨折
伏自今以往生生世世長鈍長愚無知無解寧可向

三家村中拖繩拽草作牧牛漢寧可向折脚鐺邊擔
柴送飯作啞羊僧斷斷不肯鋪眉豎眼掂斤播兩口
頭禪作過頭話與世間髑髏盛糞之流共作法門中
獅子蟲也中歲皈依暮年策勵老老大大摸索得這
几句沒志氣話頭正不堪可道人升師子座一棒趕
出耳少年讀易猶不讀也今則不遑讀矣每觀清涼
永明之書判易有太極一陰一陽爲外道殊未敢信
而其所以不可信者云何則未之知也又觀張無盡
洪覺範已後知會之兩家說良不敢不信而其所以
不可不信者云何則亦未之知也此中醫節關頭尚

自茫如都無把柄豈敢作矮人觀場隨人說長道短
邪陽符三樞一家秘傳古人所謂心易已易也學易
者于此求之足矣若夫古今學易者精微之旨無過
于王輔嗣韓庸伯之流宋人一徃抹殺則過也纂集
之家遠則李鼎祚近則俞琰熊過近代之談易者自
李卓吾管東翁之外時未免爲時人講章兔園冊子
若欲一一取之恐尼父之韋編有不勝而鏤撾之有
不勝折也素伯不恥下問趣舉以告想過庭時聞之
當笑狂夫老更狂耳山川阻絕末由執手信筆由寫
聊當一昔面談亂後廢人恩紀曠絕宿草在念徒有

泫然

復徐巨源書

頃者不揆狂瞽抵齒文字叫囂藜突都無倫次巨源
不抵之于地披襟采納又從而鄭重獎許開示引誘
通懷若斯感懷何已巨源之言也當虞山之世未有
以斯文自任者也巨源知虞山之深者也然巨源之
知虞山固不若虞山之自知也僕之馬齒長矣下上
今古劇心鉢腎亦不啻三折肱矣晚而周覽中區旁
皇顧視迢然自引願以此事推巨源者則固有其說
矣竊觀古人之文章銜華佩實晝然不朽或源或委

咸有根底韓柳所讀之書其文每臚陳之宋景濂爲
曾侍郎志叙古人讀書爲學之次第此唐宋以來高
曾之規規也宋人傳考亭西山讀書分年之法蓋自
八歲入小學迫于二十四五經經緯史首尾鉤貫有
失時失序者更展二三年則三十前已办也自時厥
後儲峙完具逢源肆應富有日新舉而措之而已耳
眉山兄弟出蜀應舉蓋已在學成之後方希古負笈
潛溪前後六載學始大就皆此法也去古日遠學法
蕪廢自少及壯舉甚聰明猛利朝氣方盈之歲年耗
磨于始科帖括之中年運而徃交臂非故顧欲以餘

景殘晷奄有古人分年程課之功力雖上哲亦有所不能况如僕者流浪壯齒記濫俗學侵尋四十質耳備日乃稍知古學之由來而慨然有改轍之志則其不逮于古人也亦已明矣夫學不逮古人而不自知其不逮則愚也明知其不逮古人而不欲自仞其不逮則妄也語曰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又曰後生可畏來者難誣夫其不逮古人既已自知而仞之矣又或捨己之知而假人之知我以自蒙抑且奪己之自仞而俠人之知我以蒙世愚妄並用眉目易位旋而思之又爽然自失也喪亂餘生討論舊學蒐集明朝文

史州次部居取次命筆一夕而燬于劫火如天之復假我以斯文也殘灰餘燼示現宿因水涸山枯回向佛法回觀世間語言文字如空花如嚼蠟如虫蝕木如印刻泥以航空扣寂之人守旁行四句之典馬班二史唐宋八家如夢中物如繚中語顧欲于此時點勘韻筆主張藝林鏤綠影爲文章界虛空爲壇墀不亦誕乎不亦荒乎僕之自知審矣撫心問影動自付度不敢以斯文自任者職此由也嗟乎巨源知我不可謂不深矣以巨源之知我而不復諦審其所自知譬如水母以蝦爲目俄而失蝦所在詫曰我在目將

安往不可爲一笑乎在劫波墨穴中無豪易高耳又倚恃巨源輦宿各巨手強有力者以號令天下乘間抵隙餘分閭位江淮之朱弓赤矢南越之黃屋左纛唐公見推其誰得而禁之僕固心知其不可臣猶知之而況于君乎此亦一善喻也巨源諄復示誨期以弘長風流鼓吹大雅而又汲引同志如濮陽長汀一二俊人以相傾助則僕竊有以自處矣其以僕爲斗杓爲帝車芒寒色正傑然而出世乎則僕固將趨風望塵曳踵而却避其或以爲謏聞樸學稟承師說粗知古學之源流文章之體製與夫近代之俗學所以

倘背規矩者使之背行除道稱媿而前驅則固不得而辭也養由基之射穿楊葉百步而射之發無不中楚人觀之曰可教射也西國有誚人說法者曰販針兒過針師門賣針耶以僕之固陋苟不見棄于世之君子見譽則爲楚人之教射見笑則爲西人之販針亦安有以自效而已此其說在老馬之識道也夫縱馬而識道老馬之智也懸車策馬荆令支斬孤竹則桓公管仲之爲而非老馬之能也僕今自比于老馬負轅長鳴以須懸車束馬之役不亦可乎巨源引子美之詩不薄今人愛古人以爲愛古人易不薄今人

難知僕斯言引繩披根厚自破屣法行自近此則薄
今日之尤者也巨源將母代我張目耶西垂之歲委
心空門刊落浮華銷歸真實汗顛頭白已付前生甲
乙丹鉛尙煩後哲若復張皇塗抹久假不歸不惟貪
明多類猶結餘因正恐外論虛詞終邀空果發茲誠
語借以懺心是則繫表之亦通人所悉也老不曉
事言不由衷非敢矯志鳴謙爲恭簡牘光岳如故丹
青未沫當仁不讓巨源勉旃若曰先河後海後輝前
光如歐陽之于子瞻所謂付以斯文者僕固不敢以
此薄巨源而亦非巨源之所以自命也山川間阻

接席末由起度發蒙謹俟後命

答王于一秀才論文

謙益白足下學古之道慨然思興復古文以僕禮先
一飯爲識路之老馬再三扣擊俾指利病蘄至于古
之立言者僕且倦歸心空門喉吻痒痒然牙齒搨搨
然不自禁其葭灰將吹水魚欲渙也見徐巨源與陳
伯璣書論僕晚年文字頗好罵人傳語相勸戒爲之
咋指吐舌急杵擣心者累日今將默而習乎則虛足
下避席之誠欲進而言乎又違徐巨源斯言之戒媿
媿豎夢未知其可昨巨源復書盛推僕主張壇墀鼓

吹大雅不應逃虛談空坐視矇瞽今復語伯璣云云
則是憎鸚鵡之能言而更釐其舌猩猩之善笑而反
醉之酒也其又何從而可退而淡惟生平悻直妨身
叫呶尙口惟以文字罵人自分無有乙未冬爲周元
亮叙賴古堂文選數俗學流派擢摺病根多所破屣
巨源所指或在于是俗學多種不過一廣鄭賈論斷
則廣溫陵編纂則廣毘陵以至禪宗則廣五葉西學
則廣四韋陀長箋則廣三倉邪僞相蒙拍肩接踵一
旦張目奮臂區別稂莠據一間之地而爲四戰之國
布方寸之鵠而招千人之射實應且憎號眺寡助物

莫之與而傷之者至矣豈不岌岌乎殆哉巨源愛我者也憂其危閔其獨憚其狂易婉約其詞聊以微言相勸戒其忍具曰予聖以規瑱吾耳者乎日者答巨源書極言殘年餘晷不當叅預斯文之故成言鑿鑿具在昔簡俄而二三士友弄引惟論詩家之弊歸獄于嚴儀劉義會孟暨本朝之高棟矯首厲角又成闕端譬之穀陽豎之飲左阿之舞勞歌夢囈浸淫發作此佛所云習氣種子也今而後綺語惡舌奉持木叉戒請自文字始字有源流文有體要吾所知者不過膚末老而多忘宛然昔夢足下學殖富筆力強又有

良友平格磨礪講貫又何竣于余言若復傾倒腹笥
放譎狂言于人無捧上之益而在已有壅河之損足
下幸以老耄舍我無復考音布鼓乞兩土龍也雖然
僕有緒言敢諗足下巨源之先人與吾子之先人吾
之師友也鄒忠介劉文端在師友之間李忠文吾長
兄也墓木已拱汗青邈然責在後死故已心許之矣
是數君子者各在斗杓命在磨竭其抗三子排擠者
入邑之虎當門之犬也其射聲附鹿者負塗之豕黎
丘之鬼也邪正敵對是非錯迂僕未卽填溝壑緣隙
奮筆何能藉手如其薰蕕同器涇渭合流忠直奸諛

胥歸墨穴斯則可謂不罵人矣而腐骨奚恃焉罵則
仇生不罵則欺死良知不死猶有鬼神中立祈免非
所能也往者關門之役舊經畧議棄門外地八百里
高陽出督關地百里既而膏唇拭舌厚誣高陽僕爲
行狀据事直書經畧怒而抵之地亦終無以難也虎
尾不啗鷄肋几何由今觀之非狂則謗年在桑榆惟
有棲心佛法息陰送老何暇弄翰舌爭短長代他人
拭鼻涕耶竹帛未艾袞鉞有人束書闕筆奉巨源之
良規冥明相負竊有辭于數君子矣惠而好我良有
同心疏通證明實在足下昌黎有言後生可畏焉知

不在足下則願足下勉之

與吉水李文孫書

忠文公神道之文去歲尅期下筆偶遊陪京見六一三
野乘禪史記載甲申議南遷事不考覈忠文建議固
守分封之始末猥與倉皇避敵委棄廟社者同類而
共列之彼援據者卽一時私家謬錄起居召對之文
陰推陽附巧借山斗鉅公以張皇手目豎儒小生不
能通曉國家大計與大臣元老建置興復之本謀以
目借目以耳食耳目蕭蘭爲同心混薰蕕于一器譌
繆流傳將使百世而下丹青無稽涇渭莫別良可嘆

也良可慮也循覽行狀文直事覈大闡定哀之微詞
一洗陽秋之典筆幸哉忠文有後吾可藉手以告成
矣然而命筆之期所以遷延改歲者以斯文之作殊
非聊爾用以證明信史刊定國論其考訂不得不詳
而敘述不得不慎也狀所載監撫二疏備矣第未詳
初疏在某月某日次疏在某日詞臣南遷之疏相去
又几日此大事也須用史家以日繫月以事繫日之
例時日分明奏封隔別則同堂共事交口合喙之心
跡可不辨而了然矣龍胡旣逝螭頭不存造膝之談
憑几之語人爲增損家爲粉飾今當就彼記注確爲

箋疏無令暗中摸索移頭改面卽弘光詔書罪狀光
時亨之語未嘗以南遷一議通指兩家可覆視也時
亨脅上之疏或言傳斥南遷或言并攻監撫當日簡
牘具在不可矯誣此亦時事相關當并爲條析者也
嗟乎一代表儀千秋知己忠文往矣寧有斯人七尺
未亡三寸猶在倘其鯁避氣焰回互忌諱黎丘之鬼
語咲扶同恒思之叢形影假借馴致孔墨齊駟非
合傳千秋青史燼亂自我何以逭于昌黎人禍天刑
之責乎古人作史期于直書其文必先年經月緯巧
僞滋多口衆我寡或有掛漏文詔口實是以臨文思

懼泚筆而不敢舍然也伏望爲我再考掌故重覈闕遺旬月之間詳書見示請以發函之日爲授簡之辰俾得策勵衰遲抖擻翰墨發摠肺腑之苑轡融除史乘之灾青庶几金石之託不愧後死抑亦可以有辭于汗青也又若皖城之後單騎入左營保全東南半壁此事尤爲奇偉當時奏報書尺處分條畫之詳更欲詳悉訪求以供撰述古人如司馬韓歐論次此等事情必須委曲描寫使百世而下鬚眉咳唾一一如見不應草草命筆也惟足下重暱之僕今年餘殃未盡長孫夭折一切世事冰銷灰冷獨未能忘情此文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六

三

爲餘生未了公案耳孟昉郵筒往來多便幸無金玉
爾音某再拜